

反感公务人员是一种心理变态

马方成

只要您留神，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况：在商店、粮站、菜铺买东西时，明明是顾客无礼而与售货员发生争执，一些人却不劝阻、批评顾客，反而替其帮腔，明明是因行人、自行车违犯了交通规则，而受到交警人员的纠正、批评或者罚款时，又会遇到一些人为其“说情”，甚至遭到指责、谩骂，新闻工作者对一些不文明现象进行采访、拍照，会看到一些怒视的眼神，听到斥责的声音，为了保持市容整洁，养成文明卫生习惯，管理人员制止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会听到一些嘲笑、讥讽、起哄，……

为什么有些人总爱对公务人员为难？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

公务人员中的一些人曾因不礼貌的言行和行业不正之风，惹恼过群众，损伤了这个群体的形象，较深的刺伤还萦绕在群众的脑际。但是，要想有个好的服务程序，得到满意的效果，还须双方互相尊重、合作，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如果是“同病相怜”而触景生情，发泄私愤，如果是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借机杀杀

而且愚昧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人都是服务对象，人人又都在为他人服务。如果没有众多的直接服务人员在平凡、琐碎的工作中起媒介、桥梁作用，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乐、知等，又会发生什么困难？但愿每个人在他人服务时标准高一点，享受他人服务时欲望低一点。否则，这一行挑剔那一行，那一行报复另一行，怨怨相报，只能使社会风气愈来愈糟，自身也会受害。



挤车的诀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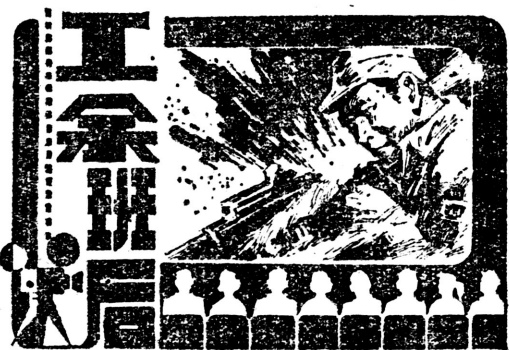
苏林

尽管车辆增加，修建地铁，扩展环路……可哪里赶得上人生的快！于是，上、下班乘车，就成了一门“学问”。

先说上车：车来时，上策为“抢位”——犹如球场上的“抢点”。精确计算位置，车门停在身边，可收“先据要路津”之利，当然，必须顶住！此中诀窍：上身倾向来车方向，稳住下盘，千万莫被随车涌来的人流冲走（好在你身后还有助力之人）。中策则为“贴边”。外行正对车门，拥来晃去，枉费心力。你是否注意过：售票员洗车，从来无须擦车门两旁

——那里全被精明的挤车人蹭得干干净净了！贴住边，扮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只要一扒住车门，你就赢了。下策呢，可称“挂搭”。一般人，见车门内外就牙咧嘴之惨状，早已退避三舍，司机呢，只要车门关不上，也不敢贸然走车，这时，你将脚尖嵌入车门（万勿先进脑袋），而后紧靠门边，往里“鼓捣”，自可奏效。常人心理：在车下着急，上了车便松口气，无心、也无力再往里面挤。车厢好象海绵，只要你肯出气力，又花得功夫（都急着去上班，你挂在那里虽说有五分“要赖”，但人们也得谅解——谁逛公园受这份儿洋罪？！），无论如何也能有个缝儿容人下脚。可是又要切记：夏季逢阴雨，万不能行此下策。

《新民晚报》曾介绍经验：冬季上班乘公共汽车，最好穿羽绒或腈纶棉上衣，是极！原因何在？减少摩擦系



江青患癌住院

由于反革命集团组织被判刑而在服刑的江青，因患

喉头癌在北京的一所病院的高级隔离病房住院，接受治疗。据说已接近末期。（摘自《信息日报》）

数。泥鳅、黄鳝为什么抓不住——滑溜！羽绒、腈纶类衣物便有此奇效（可冠以“乘车服”之美称）！进了车厢“仍须努力”，不能傻站着或在车门前滞留，这儿是最遭罪的。奉劝女同志一声：往里挤时，少用肘部和臀部。动用这两个部位，固然是力竭之故，却往往招来怒目和训斥，小伙子如仿效之，恐将招来老拳。所以，客气点，“请让让。”通情达理之士自会生侧隐之心，尽力让一让。

分析一下车里的位置，哪里最“安全”？售票员的座位边（售票员身边的座位一律卸去，颇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意），通道的杵儿，车头的发动机旁，都是不挨挤的地方。实在无奈，就尽量站在与两门等距的位置处，那里一般情况较好。

下车时，先瞥瞥周围客人，沉不住气者，早早地往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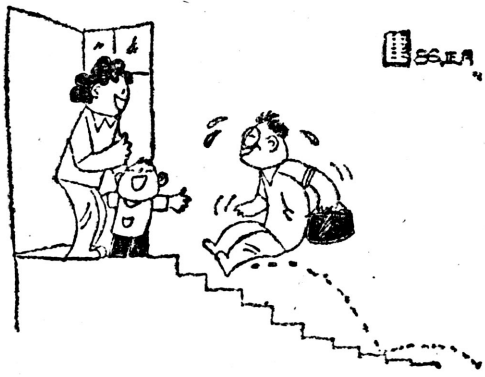
门拱，你跟在后面可收“渔人之利”。

其他——若电、汽车长时间不来，莫在站牌下愣等，来车定如火车，一列一列首尾衔接，你于站牌左侧三十米处等候，便可轻松登车，且往往比车头快。如果离站发站近，趁早坐“掉头车”，切勿！

若发生口角，莫暴躁，莫狂喊，静下心来，更几句阴阴而不失幽默的话（多年挤车的人，都是有点“积蓄”的），既不大动干戈，便可“得胜回朝”，又能使烦躁的乘客有点消遣，聊博一笑。下车后各奔东西，谁还记得谁？

少穿西服革履，不用擦皮鞋，公共汽车上不是时装表演场所，再干净的衣裳进去晃两趟，也会弄个“尘埃烟火”之色。

吴新华摘自《消费者》）



功夫到家（幽默画） 韩建建

第三章 新泪与旧怨组成的秦香莲古幡

京都“秦香莲”上访团

秦香莲当年手抱琵琶哭诉于开封相府的那一幕，如今又在北京正义路的一座大厦前重演了。

十几个女人被同一种命运驱赶到这里来。她们都已经不年轻了，而生活却偏偏就在女人的一切全都木已成舟的中年让她们触了礁，把她们翻进漩涡中。她们那早已随着鱼尾纹和发胖的体态一道成熟、定型乃至固执起来的感情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那个在几十年里已经同自己血肉合体的男人竟会发疯一样要撕裂出去。

“姐妹们，咱们不能眼瞅着让人象破烂一样甩了。古时候秦香莲都咽不下这口气，今几个老娘能去咽？走，咱们联合起来告诉他们去！”

大伙儿这才觉得，这振臂一呼的人是她们真正的主心骨。她叫薛桂荣，一个服装厂的工人，快五十岁了，可那股子泼辣火爆的刚劲儿，别说女流中少有，就是大小伙子撞上也得退让三分，而这恰恰是眼下这群没了主意的落难女子们所最缺乏的。

落到了今天这一步，她们也没弄明白丈夫为什么象中了邪魔似的非要跟另一个女人跑。光华染织厂的赵文秀只知道，丈夫嫌她不会生养，去唐山抱了个男娃来，可她偏不愿受这份窝囊气，倒要看看他老少爷们儿自己怎么带小孩！谁曾想他居然找了另一个女人来帮忙，掉过头来还要离婚。赵文秀冲法院撂了这句话：你敢判离，我就死在这里！同丈夫两地生活了快二十年的胡玉莲，一调进城就发现他在外面有姘头，她知道丈夫反正不会回心转意，干脆横下一条心：我拖上几十年不

离，看他怎么办！演员出身的吴俊更是满肚子倒不尽的后悔药。她那个风流丈夫，年青时就拈花惹柳，出尽的桃色事件，每回闹出腥来，都会跪着求她别离婚。那晓得二十多年把吴俊熬得人老珠黄了，他竟要跟着一个正在红紫的年青名角跑了。吴俊虽然压根儿不是能唱“秦香莲”的旦角，可她四处哭诉之状要比秦香莲还凄惨三分……

薛桂荣一听吴俊的哭诉就火冒三丈。她可不是吴俊这号从耳根儿到心肠都软得象面团的女人。自打爹妈包办把她嫁给黑冠宇那俊俏小伙子，她就以为牢牢地把他攥在手心了。

人人都往半道上走了，冷不丁叫一个狐狸精给勾去了魂儿，这却是薛桂荣万万没有想到的。先把娘家人叫来将黑冠宇臭揍一顿，再撬开家门把一切值钱物件连同票证全部裹走，然后独自搬到厂里去当“秦香莲”了。如今，她的官司已经是“六进宫”了，虽然连孩子们都说爹妈俩没法再过了，可薛桂荣巍然不动，宁死不离婚。官司打久了，她也有了理论，说“要为妇女解放闯出一条路来！”

她这几年一直跟着姐妹们四处告状，那张状子递进中南海去，她还起了关键作用。可她渐渐觉得，事情好象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几年法院倒是被她们告得轻易不敢判离了，可也没见哪个“陈

世美”回心转意呀。这些家伙们都“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姐妹们当中好象也有那么几位，压根儿就没指望破镜重圆，准备把后半辈子全豁出去，耗他个一、二十年，把两个拖老拖死拉倒。一瞅这阵势，她真有些望而怯步了。

吕秀敏可是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把事情闹到底闹到。后来她听妇联说，她们找她谈了。那大老爷们儿哭得很惨。说自己一直是先进工作者，又是党员，五七年结婚那会儿，不懂什么叫感情，就知道厂里干活，回家也干活。后来，七九年碰上那个寡妇，觉得她比老婆待他好，象头一次见了女人似的，心里一热乎，犯了一回糊涂，这就让吕秀敏抓住，又扭送派出所，又告法院，把他往死里整。她这一闹，厂里行政党纪一块儿处分他，打那以后无论他怎么卖力气，先进也没他的份儿了，回到家里孩子们也瞧不起他，觉得做父亲的给他们丢了脸，人混到这一步还有什么劲呢？

她听了这些，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她有些委屈，觉得世上哪有男人在外面乱搞，做老婆的不去捉奸，不告法院、不整治整治他们的道理？七九年六月那天夜里如果她不跟踪了去当场把他俩捉住，当场扭送派出所，他俩人能断了情吗？她一个堂堂正正的女人，让那些不正派的婊子把男人勾引了去，能躲在一边干受欺负吗？可也有些后悔，



阴阳大裂变

——关于现代婚姻的痛苦思考

苏晓康

当初要是肚量大些，火头上忍一忍，不把事情闹腾出去，兴许还不致于让他失了做人的脸面，绝了夫妻的情分，一头撞死南墙？

我在北京市妇联看到一本不算太厚的卷宗，里面就记载着这支“秦香莲”上访团的档案材料。案卷首页写道：“上访团的形成，是从八〇年新婚法执行后，离婚率逐步上升，有些受害者经常向法院上访或候审，互相认识、互相诉苦、同情，为解决问题，团结起来，共同上访”云云。

我问出面接待的张玉梅同志：“她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呢？”

她长叹了一口气，说：“还能怎么样呢？大部分人到这儿还不是都判判离了。这事把我们腿都快跑断了。磨破嘴皮子，到了几一对也没捏成。所以，这些人就是一个秦香莲的命啊，折腾了一通也是白搭！”

旁边有个年轻女同志，别人管她叫小李，听到这儿也扭过头来对我说：“说心里话，这些秦香莲虽然叫人同情，可她们确实也太弱，太可怜了，除了死拽住男方之外，没一点别的辙儿。今天都是什么时代了，女人要是还象几千年来一样由着男人摆布，不当秦香莲才有鬼呢！你自个儿挺起腰板来，谁怕谁呀？他不想过了就叫他滚蛋，离了谁地球还不照样转。要有这点骨气，也不受欺负了，也不当什么秦香莲了。中国什么时候没了秦香莲，那女人才叫人哩！”

我虽然不免还是替那些秦香莲们发愁，不过觉得这妇女的“娘家”里也终于有了不属于与秦香莲为伍的人，真乃一大幸事。

（十五）